場機

在機場附近辦完事，只覺又熱又渴，於是步上機場餐廳吃飯寫稿。

明知在那裡吃不到滿意的東西，但實在太餓了，到「自助」的一邊吃個什麼飯之類的，加杯咖啡，也貫不到那裡去。寫稿嘛，預算而已，想著到了餐廳看看情況而定，人太多顧得異相便不寫，否則也是個理想的「辦公室」。

每屆學校期終考試前，特別是會考期內，機場候機室內總見成三兩成羣，或單人匹馬的學生哥席地而坐溫習。這情景早已見怪不怪。

沒想到這批學生哥已伸展進入餐室了，我才踏出電動梯，近門的幾桌坐了五、六個年青人，從他們擺在面前的紙筆書籍，一看便知他們在溫習。

有人帶頭在前，我即使加入伏案亦無不妥。坐停之後，不遠的兩桌各自坐了一男一女，他們也不像等候送機或接機，只是埋頭埋腦在做筆錄。可以肯定不是溫習課本，他們百分百是在整理文件。

要一杯咖啡或茶，坐在冷氣充足，偌大的機場餐廳內做點私務，實在不俗。

當人羣逐漸稀疏之後，我改了個靠停機坪的座位安定情緒（不用趕來趕去真幸福，因爲我可以利用兩三個鐘頭的時間，讓思維自由活動，人也變得輕鬆了），望着飛機在跑道上又來又去，我彷彿也携在旅客之中離開港境。

該飛向哪方我倒沒有想過，只不過是腦海中的幻念而已，管它是什麼航線的鐵翼？

半小時不到，起碼有三班機飛上空際，向着不同目的地遠去，機艙內裝着無數歡樂（去團聚的人）和酸苦（離別親人的人），我想如果有宇宙天橋，國與國間可以自由進出，人們的歡樂一定比酸苦多許多。

李茵

太平小記

中國人唱得好的不多

意大利著名男高音白盧·帕瓦羅蒂在北京開獨唱會後，再與意大利熱內亞歌劇院方面合演歌劇「波希尼亞人」，受到歡迎。我們香港人也可以欣賞銀幕上的歌劇「茶花女」。六月二十八日，我參加了同文家鐘堂兄有關的「赤坂」這「料理店」中「壽司雅集」後，即往「碧麗宮」看此片了。三十元票價還廉，香港歌星的歌唱會要賣到二百元之鉅，即有「送票」，我亦選擇，並非有請必到。

我重傳統歌劇曲藝中之優秀者，却愈來愈少，新的一代，祇彈詞還唱得像樣。京劇界的青衣祇要聽梅葆玖，老生有一張文涓。在越劇，我對戚雅仙猶未退化十分高興，越劇界新人演得好的可多了。多年前相聲家侯寶林學江南藝人之唱，祇還彈詞家蔣月泉與越劇界戚雅仙，蔣已不能再唱了。對香港本地藝人，新馬仔的粵劇與京劇我都要聽。聲樂家要音量大與音域寬，中國過去，郭淑珍的西洋女高音可聽，雲南姑娘黃虹的土式女高音更是天才，此刻有些誰？香港的女高音江樺與男高音林群國倒不俗，對內地還得期待新人出現呢！

香港與台灣流行曲唱得好的還有些，流行曲在內地也開放，作曲人與唱者都無出色的，作詞人多，比香港那些「塡詞家」高明，沒有好的旋律何用！如果內地有好的旋律，會不在香港流行嗎？連由台灣到內地的侯德健似亦江郎才盡，按年齡至少有十五載創作生命呢。

醒目

了方便

「馬王」潘話：如果有所謂「最佳公衆服務獎」，這個獎應該頒給馬會。其所指者，不是馬會在社會公益的貢獻，而是分分鐘改進它的服務設施，極大限度地方便馬迷鋪草皮。

馬會也有社會公益貢獻麼？當然有，而且非常多。比方說香港第一家訓練藝術人材的「演藝學院」、第一家規模宏大的遊樂場「海洋公園」就是它資助興建的，其他方面，如對教育、醫藥衛生方面的資助更不計其數了。大抵馬會之「樂善好施」，是在「專利」經營之始就有所規定，它一定要在每季的純利中撥出百分之幾十，用作社會福利。往日馬迷愛講：呢塊草地，我都有份鋪嘅。今天更鬧氣：呢間醫院、呢間學校，我有份起！

我想，馬會最大的興趣，如何令「營業額」步步高陞。以此爲出發點，它必然分分鐘計劃，讓馬迷投注更方便些。各區設投注站、電話投注、還有一個「賽馬電腦化」的遠景計劃，馬會給鋪草皮者所提供的服務，可謂「迭創新猷」。

其實電腦化計劃早在實行。馬場內那座電腦系統，又大又精密，世界上無以倫比，有那個服務行業，用咁尖端嘅科技？據說將來又有所謂「投注影院」的設備，馬迷可以安坐冷氣間，眼看大型螢幕，用手指輕一督，就可以完成投注。還有馬會與銀行的合作計劃，設所謂「自動櫃枱」機，就像使用自動提款機一樣方便。問題在，馬迷們的「荷包」是否「方便」而已。

醒目

經驗不能照搬

鄧小平會見秘魯部長會議主席路易斯·阿爾瓦·卡斯特羅時說，中國革命和建設最根本的經驗是，一切從自己的實際出發。鄧氏又告訴對方：中國的經驗可以研究，但不能照搬；中國建國後就有一段照搬別人的經驗了。吃虧就在於照搬蘇聯經驗。

中國建國後照搬蘇聯經驗。經濟上，過度重視發展重工業，而不顧自己的「底」；政治上，過度重視中央集權，而忽略地方的積極性，都是搬蘇聯模式這方面，流毒至今未已！

幸而，我們沒有學蘇聯，把政府首腦稱爲「部長會議主席」（秘魯方面，倒是照搬蘇聯官名用之了）。

記得北韓（金日成）也曾搬用蘇聯官名，自己當上了部長會議主席，後來覺悟過來，改稱首相。

近年，北韓的政府首腦，又不稱首相而稱政務院總理，倒算擺脫蘇聯影响。

第三世界國家中，不少仍然是搬用蘇聯官名的。

醒目

決判義正庭法際國

我曾一再指出，列根是個好分戰子。列根做總統的美國現政府便是一個好戰政府情。

第一件，如所週知，便是在兩個多月前，列根派遣美國艦隊遠赴地中海，公然向利比亞進行轟炸。這件事發生後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值美國所爲，認爲它是公開武裝侵略另一個主權國家。

這一次美國決定撥欵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，便是它第二次公開和露骨地對另一國家的侵略。

第三件，便是在聯合國安理會制裁南非的決議上，投票否決，公然支持執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政府，而且容忍它宣佈殘暴鎮壓黑人的法西斯緊急法令。

海牙國際法庭宣佈，美國決定撥欵一億美元支持尼加拉瓜游擊隊，對尼國合法政府進行顚覆，是侵略行爲。它還判決，要列根政府賠償尼國所受損失。

這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。

大家當然知道，對於海牙國際法庭的判決，列根政府可以不理，國際法庭也奈何他不得。因爲國際法庭沒有制裁犯了國際公法的國家的武裝力量。儘管這樣，但是這起碼在道義上給了列根一個意外打擊。它的判決，讓世界各國人民都知道，什麼是公理和正義，列根政府所犯的是破壞國際公法的嚴重罪行。

就說今年，列根已經驅使美國政府便幹下了至少三件非常不光彩的事。

醒目

南洋華裔

境証來塡，就總不是味道，理由當然是因爲，那張入境証內有幾行印得特別清楚的字，提醒入境的外人，携帶有中文的刊物，是嚴格禁止入境的。只限中文，其他不與，這一點當然令人爲之冷了半截。

也實在不知道當年印尼的政治氣候是怎麼樣的，留下了這麼可怕的一種後遺症來。

華裔在東南亞的地位，照我個人冷靜的觀察，是以在離島馬來西亞的沙巴與沙勝越這些地方最高漲。

大個漢字招牌，隨街可見，當地華裔與土著合得來，所以連回教徒秦國與印尼華裔，早是十居其九被迫得連本身的姓名也不能保留了。想與當地人土同化，就得先改了姓名。

可以想見，對許多華裔而言，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是精神的痛苦，這才難受。

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的華裔，可以保留本身的姓氏，亦可改用當地的。其中菲律賓華裔轉了的經濟命脈，操于華裔手上的例子仍佔大多數。

每次到印尼去，飛機將到境時拿起張入

醒目詩詞

減字木蘭花

孔子

拍成電視，據我所知爲首次。有客來談，電視之台在清南。能收看否？睇吓貴機新定舊。戲味如何？還是不離教育多。

醒目

雪花風

·簡而清·

醒目

淚之流人爲

眼淚，是愛的表現，也是眞、善、美的表現。

當然，笑也可以表現這些，但它們的意義是絕不相同的。

笑，是不難假裝的，並且，只須很簡單、淺薄的條件，就可以笑出來，甚至，笑也可以表現眞善美與愛以外的意思。

流淚，却不容易假裝，且須是心靈受到深刻的觸動，才會哭出來。它也不像笑那樣，可以表示譏諷、幸災樂禍、輕蔑……等不善的意思。

眼淚，爲自己而流是不難的，許多人都認爲自己不幸，認爲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，因爲受自己而哭。

但爲他人而落淚就不簡單，必須他懷着對他人的愛意、善心，才會爲他人流淚。

否則，他即使看到風災火刦、飢饉戰禍、遍地屍骸，也會無動於衷。反正那些慘事與他毫無關係。

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情人以笑容來表現的愛，與用眼淚來表現的愛，是完全不同的，只有在後者，你才可以看到最深刻的愛。

眼淚，不是嫌多，正是嫌太少了，願見到更多爲別人而流的眼淚。

醒目

中國數碼的來歷

中國數碼字，有人稱之爲「花碼字」，商業上記數，較多地採用這種數碼字，因爲，這是商人發明的，這些數碼字是「俗字」。

中國數碼字，其來頭很大。其實不是那麼的一回事，它是經過一番發明創造，才逐步使這十個數字成爲一套，而能見於實用的。

漢字的一二三四……，用於記數，有的不足之處，它不能有效地確定「位值」。「孫子算經」說：「凡算之法，先識其位。」指出數字須能表示「位值」，才會爲人重視。「孫子算經」是漢明帝以後的人所作。由此可知，中國人在漢代前後（約公元前一至三世紀），已有「位值」的觀念。

爲了使數字在記數和演算時能表示「位值」，中國人把古代「籌算」的符號，改寫成數碼，以方便在紙上記數。初時，這些數碼還是很不完整的，只有一至三這三個數碼，和現在的寫法相同，「四」至「九」還大概數碼，就和現在的不一樣，而且還沒有「〇」。

後來經過多次的改革，加上印度數字和阿拉伯數字的輸入，中國數碼記數法才臻於完善。

中國數碼的優點，在於容易使人一看便知道各數字所代表的數，而且書寫簡捷，不易發現一頭，交叉的不公平。

醒目

天南地北

醒目

美人魚的歷史

廣東北海附近海面，公佈爲美人魚保護區，因爲那裡海面是美人魚繁居地之一。

美人魚的記載，我國在二千年前的「山海經」已經提到了，說到美人魚，我國在宋太宗時代，有些筆記見海上婦人紅髮雙垂，使高麗，見海上婦人紅髮雙垂，肥後微露紅髮。命扶於水中，拜手感戀而沒。乃人魚也云。說得眞如一個美人一般。

到一九三一年一月，合南海岸沙灘上，潮退了發現一個重約二百公斤的所謂美人魚，經台北帝大日教授研究，這種海洋生哺乳動物的形態。到一九五五年五月中，北海市高德鎮又發現一頭，交北海市高德鎮又發現一頭，交北海市高德鎮又發現一頭，交